

闽台方言 的源流与嬗变

马重奇

闽台方言 的源流与嬗变

马重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 马重奇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12

(闽台文化关系丛书)

ISBN 7—211—04368—7

I. 闽... II. 马... III. ①闽语—语言演变—方言研究—福建省②闽语—语言演变—方言研究—台湾省

IV. H1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9671 号

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

MINTAI FANGYAN DE YUANLIU YU SHANBIAN

作 者 马重奇

责任编辑 萧振华

装帧设计 林德锋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电 话 0591—7533169 (发行部) 7521386 (编辑室)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25

字 数 369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11—04368—7/H · 153

定 价 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前言

台湾问题是萦系在海内外所有中华民族子孙心上的一个最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一个多世纪来,台湾无论沦入日本的殖民统治,还是处在两岸对峙的政治纠葛之中,都是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存在着,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压力下,都不能把它和祖国分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同胞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子民;台湾社会和祖国大陆社会一样,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之上建构和发展的。共同的文化,是一股潜在的、巨大的力量,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维系台湾与祖国密不可分的精神支柱。这一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中国人的纽带,也是实现祖国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台湾与祖国的文化亲缘关系,最先、最直接的就体现为台湾与福建的关系。这是由历史决定的。福建和台湾,都是以中原南徙的移民为主体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稍有不同的是,在福建,中原移民南徙入闽,至宋代已基本完成;而在台湾,则是自明末清初开始,才由南徙入闽的中原移民后裔再度大规模迁入台湾。其文化的延播,也随同移民一起,从中原经由福建的本土化发展,再度播入台湾。因此,闽台社会都先后经历过一个共同的内地化、文治化,实质也就是中原化的过程。闽台被视为一个共同文化区,皆因其文化有着历史形成的密切亲缘关系;追索闽台文化的来路,也必然寻根

到中华文化的源头。作为闽籍的文化学者,我们无论在进行福建文化研究,还是在探视台湾文化的发展,都为闽台文化共同源于中华文化而又呈现出多样形态的魅力所感动,也深感有责任揭示闽台文化这种同根共源的密切亲缘关系,以更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团结,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

丛书既名“闽台文化关系研究”,顾名思义,是以文化为讨论对象,以关系为切入点,在闽台的背后,涵盖的其实是两岸,所涉及的也不单纯只是文化问题。它是以闽台为中心,以文化为重点,来论析两岸关系的一套系列著作。丛书的选题,包括了林国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闽台区域文化研究”,刘登翰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项目“两岸文学艺术的文化亲缘研究”,以及福建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项目“闽台文化关系研究”等诸个课题。作为闽台文化关系的系列研究,本丛书原计划还有其他一些选题,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未及列入或未能完成,希望今后能有机会继续组织撰写,以使这一系列研究更加完善。

在本丛书的撰写和出版中,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福建社会科学规划办,以及丛书作者所在的各个单位,都给予大力支持。福建人民出版社从丛书的筹划开始,就投入人力、物力参与组织工作,该丛书被列为“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学术界的许多前辈同侪,也对丛书的撰写给予许多指导和帮助。对上述各方面的关怀和支持,我们表示深切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

刘登翰 林国平

2002年9月

序

不久前我应邀到福州参加一个跟汉字信息处理有关的学术会议，恰好马重奇教授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好朋友平时久疏问候，忽然有个机会见面，自然十分高兴。他告诉我最近写了一部《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的书稿，希望我有时间读一读，并且提供一些意见或建议。我对福建、台湾两岸的方言也算略知一二，对他的这部书稿自然希望先睹为快，因此非常感谢他的信任和关爱。

福建、台湾两岸人民同根，文化同源。作为族群意识、文化载体的两岸语言和方言几乎完全相同。除了高山族的民族语言和少数的其他汉语方言外，台湾绝大多数人说的都是通称为“福佬话”的闽南话，以及客家人所说的客家话。台湾的闽南话主要是明清之际从福建闽南地区大规模流传过去的，台湾的客家话也在大致同时从粤东四县地区传播进去。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1987年）里，分布于台湾台北、基隆、宜兰、彰化、南投、台中、云林、嘉义、台南、屏东、高雄、台东、花莲、澎湖等县市的台湾闽南话，与分布于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龙岩、晋江、金门、永春、德化、平和、诏安等县市的福建闽南话，同属于闽语大区的闽南区泉漳片（见B12闽语图）；而分布于台湾苗栗、新竹、桃园、屏东、高雄等县市的台湾客家话，与分布于梅州、蕉

岭、平远等县市的粤东客家话，同属于客家话区粤台片的嘉应小片（见 B15 客家话图）。这就是说，台湾的闽南话和福建厦门、泉州、漳州一带的闽南话大致相同；台湾的客家话和粤东梅州一带的客家话也有很大的共同性，跟福建西部地区的客家话也没有大的差别。他们之间互相通话是完全没有困难的。所以，W. 甘为霖（W. Cambell）根据台南音的记录，编出来的字典却叫做《厦门音新字典》（1913 年，台南）。可见两岸闽南话的一致性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注意到，由于人文地理、政治历史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两岸的闽南话和客家话在语音、词汇或语法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同样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闽南话和客家话都有很长的研究历史。无论是福建和台湾的闽南话，或是粤东、闽西和台湾的客家话，许多学者都作过调查研究，并且发表过很多十分有价值的论著。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罗列出一份很长的有关文献目录，其中不少论著都曾经广泛地涉及两岸闽南话和客家话的源流，以及多方面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连横的《台湾语典》（[台湾] 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7 年），丁邦新的《台湾语言源流》（台湾省政府新闻处，1970 年），王育德的《台湾语音的历史研究》（日本第一书房影印本，1987 年）等重要著作经常为众多的研究者所征引。但是就我所知，像马重奇教授在新著《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里那样，对两岸的闽南话和客家话进行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比较研究，在此之前还没有过。《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实际上讨论了闽、粤、台两岸三地的闽南话和客家话，但重点是讨论闽台的闽南话。本书从闽台方言史说起，详细讨论了闽南话的形成和发展，进而讨论了闽南话和客家话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然后以闽、粤、台三地的一些重要历史

韵书，特别是现代闽南话地点方言的重要研究著作为大纲，对闽台两岸的闽南话进行了贯穿古今的历史比较和纵横各地的共时比较。这种比较涉及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各个方面。本书最后设了一部分专门的章节，仔细地比较了闽、粤、台三地的客家话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全书纵论两岸方言古今，材料翔实丰富，论述深刻入微，而且重点突出，杂而不乱。这不但是闽台方言比较研究的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汉语比较方言学的一部重要作品。因此，我愿意在这里郑重推荐，相信值得方言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读者仔细一读；研究两岸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学者也可以从这本著作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

研究比较方言学的人都知道，比较一两个具体的地点方言容易，比较大面积的成片方言很难，把两种不同类型的方言进行同时的比较更难；比较不同类型的方言容易，比较相同类型的方言很难，把同一类型内非常相近的若干地点方言进行共时的比较更难。《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能够把闽、粤、台两岸三地十分相近的闽南话和客家话做出这么细致的、深入的比较，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我们不得不佩服马重奇教授宽阔的视野和深厚的专业功力。我国汉语方言的研究近二十来年取得了可观的进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现在都具备了把整个汉语方言研究推向大规模的比较研究的充足条件。马重奇教授的《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成功的范本。当然，方言比较研究还是要讲究实事求是的原则，事实是比较方言学的基础。重在事实，重在材料，对于事实和材料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分。因此，方言的比较研究应该根据不同的方言事实、不同的应用目标而有所侧重、有所发挥，不能千篇一律，不求创新。



我和重奇教授认识多年，亦师亦友，素有往来。他先在大学里教授古代汉语，后来又专攻音韵学，尤其精于闽语的早期音韵学，对闽语的各地韵书如蔡士泮的《戚林八音》、林端材的《建州八音字义便览》、无名氏《安腔八音》、黄谦的《汇音妙悟》、谢秀岚的《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无名氏《增补汇音》、无名氏《渡江书十五音》、钟德明的《加订美全八音》等以及台湾闽南方言韵书深有研究，在《方言》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很有见地的研究论文。之后，他从闽语的方言音韵而进入现代闽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他的《漳州方言研究》（香港纵横出版社，1994年）成为近年来闽语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据我所知，他在语言学的其他领域还有很多兴趣，发表过一些颇有见解的文章。最近一年多来，他一方面承担着大学里非常繁重的学术管理工作，一方面仍然继续从事他在方言学、音韵学等领域里的研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就是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伴随着多少个不眠之夜写出来的。由此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多么用功、勤奋的学者。

我因此非常敬重马重奇教授。有机会先读《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这部著作，至为幸事。以上一些话算是读书之后的一点体会，是为之序。

张 振 兴

2002年11月19日于北京东湖别墅

（注：张振兴先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办的权威刊物——《方言》的常务主编，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的汉语音方言学家。）

目 录

第一 章	闽台方言史简篇	1
第一节	福建史略及闽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1
一	福建的早期开发与福建古代方言	1
二	西晋末年至唐五代时期中原汉人入闽以及闽方言的形成	7
三	宋以后中原汉人入闽以及福建方言的发展变化	20
四	福建境内现代汉语方言分布概况	27
第二节	台湾史略及闽南、客家诸方言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	31
一	台湾的地理与历史概说	31
二	闽、粤移民入台概况	34
三	台湾境内闽、客方言分布概况	42
第二 章	闽台闽南方言音韵篇	46
第一节	闽台现代闽南方言音系比较研究	46
一	福建闽南方言声韵调系统研究概述	46
二	广东闽南方言声韵调系统研究概述	52
三	台湾闽南方言声韵调系统研究概述	54
四	闽台闽南方言音系比较	69
第二节	闽台闽南方言韵书比较研究	75
一	祖国大陆闽南方言韵书比较研究	75
二	台湾闽南方言韵书比较研究	87
第三节	闽台闽南方言音系与中古音系比较研究	103
一	闽台闽南方言声母系统与中古声母系统比较	103
二	闽台闽南方言韵母系统与中古韵母系统比较	114
三	闽台闽南声调系统与中古声调系统比较	168
第四节	闽台闽南方言与普通话音系比较研究	170
一	闽台闽南方言与普通话声母系统比较	170
二	闽台闽南方言与普通话韵母系统比较	174
三	闽台闽南方言与普通话声调系统比较	189
第三 章	闽台闽南方言语法篇	192
第一节	闽台闽南方言构词法	192

一 逆序词:用特殊的排列方式构词	192
二 用特殊的词缀(尤其是词尾)构词	195
三 用重叠方式构词	209
第二节 闽台闽南方言词类特点	222
一 代词	222
二 介词	230
三 连词	236
四 副词	243
第三节 闽台闽南方言句式特点	259
一 比较句	259
二 有无句	264
三 疑问句	273
四 处置句	276
第四节 闽台闽南方言语法的一致性	281
一 构词法的一致性	281
二 词类特点的一致性	282
三 句法特点的一致性	284
第五节 闽台闽南方言语法的差异性	285
一 构词法的主要差异	285
二 词类特点的主要差异	286
三 句式特点的主要差异	287
四 结语	287
第四章 闽台闽南方言词汇篇	289
第一节 闽台闽南方言词汇比较考源	289
一 天文地理	289
二 时间方位	299
三 房屋建筑	305
四 日常用品	311
五 饮食衣着	321
六 植物	328
七 动物	334
八 称谓	340



闽台方言的源流与嬗变

九 身体	352
十 婚丧疾病	362
十一 人品	371
十二 工商农作	378
十三 动词	382
十四 形容词	395
十五 代词	402
十六 副词、介词	408
十七 量词	419
第二节 闽台闽南方言词汇的异同	425
一 闽台闽南方言词汇的共同点	425
二 闽台闽南方言词汇的不同点	429
第五章 粤闽台客家方言篇	434
第一节 粤、闽、台现代客家方言音系比较研究	434
一 粤东梅县客家方言声韵调系统	434
二 闽西长汀客家方言声韵调系统	437
三 台湾客家方言声韵调系统	441
四 粤闽台现代客家方言声韵调系统比较	444
第二节 粤闽台客家方言音系与中古音系比较研究	453
一 粤闽台客家方言声母系统与中古声母系统比较	453
二 粤闽台客家方言韵母系统与中古韵母系统比较	460
三 粤闽台客家方言声调系统与中古声调系统比较	486
第三节 粤闽台客家方言的语法特征述略	487
一 构词法	487
二 部分词类的语法特点	490
三 几种特殊句式	493
第四节 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	496
一 闽西客家词汇与粤东客家词汇的相同点	496
二 闽西客家词汇与粤东客家词汇的不同点	497
参考文献	500
后记	509


 闽台方言史话
上册

第一章 闽台方言史简篇

第一节 福建史略及闽方言的形成和发展

一 福建的早期开发与福建古代方言

福建省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考古工作者报告，福建这个地域有不少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文物遗址。如福清东张的山坡遗址、闽侯甘蔗昙石山遗址、白沙溪头和榕岸庄边山等地的贝丘遗址等均具有原始的地方文化类型，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金门发现的篦点纹陶器，跟中原地区发现的裴李冈文化的篦点纹陶器相类似。这些都证明了至少在七千年前福建早已有先民在这里活动了。

《尚书·禹贡》记载夏禹治水之功，分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曰：“淮海惟扬州”。^①“淮”指淮河；“海”指东海。意思是淮河与东海之间是扬州。《周礼·夏官·职方氏》：“东南曰扬州。”^②《尔雅·释地》：“江南曰扬州。”^③可见，夏朝时福建一带应属扬州地域。福建武夷山的船棺至今犹存，经测定，其年代大约是距今3400年的殷商时期。类似的船棺在闽、赣、湘、桂、云、贵、川等地均有发现，从其文化特征来看，当时的原住民夷落中可能有现今壮侗语族诸民族的先民。

《周礼·夏官·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④郑玄注：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8页中。

^② 同上书，第862页上。

^③ 同上书，第2614页下。

^④ 同上书，第861页下。



“闽，蛮之别也，《国语》曰：闽，芈蛮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国数也。”贾公彦疏：“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可见，“七闽”指的是远离中原的边陲地区少数民族聚集之处，当在福建和浙江南部一带。至今，闽南话“闽”“蛮”二字仍完全相同。《说文解字·虫部》：“闽，东南越，蛇种”；“蛮，南蛮，蛇种”。^①这里的“蛇种”即“蛇族”，就是信仰蛇神的民族。至今闽南、闽西一带建有不少蛇王庙、蛇王宫、蛇腾寺等，大概分布于福建的闽越人是以蛇为图腾的。

战国时期，勾践七世孙无疆和楚威王作战（约公元前339～前329），无疆战败被杀，楚兵占领吴越土地，越国瓦解，其后裔和福建原有土著结合，称“闽越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三十六郡，在闽地设闽中郡，治所在冶县（今福州市），辖境相当于今福建和浙江宁海、天台以南灵江、瓯江、飞云江流域，秦末废。汉初属闽越国，汉武帝后属于会稽郡。有关闽越人的资料，《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集解》徐广曰：“今建安侯官是。”^②案：为闽州。《正义》：“今闽州又改为福州也。”据《史记》所载，高祖五年（公元前202），越人立越首领无诸为闽越王，主要活动中心在闽江流域，并建立闽越国，都东冶（今福州）。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又封勾践的后人摇为东海王，统治今浙江省南部，以东瓯（今温州）为国都，所以又被称为东瓯王。至今，闽北各县多处可见民间传说的“越王墓”、“越王城”、“越王台”的遗址。在福建武夷山市兴田乡所发掘的“汉城”遗址，

^①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82页下。

^② 《史记》，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79页上。



闽越人言白话汀上如歌

就是汉初闽越人所营造的城堡。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闽越发兵围东瓯（东海），东瓯向朝廷告急。汉军出动，未至而闽越军闻风退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汉军平定了闽越国中东越王余善的叛乱，并乘机废除了与朝廷合作的（闽）越繇王，“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①其实，当时还有大量的闽越土著纷纷逃遁山谷间，繁衍了下来。但是，西汉朝廷派遣大批军队入闽，并在闽中设立了实质性的行政机构，在闽越故地设立冶县（今福州市），属会稽郡东部都尉管辖，加强了对闽中之地的实质性统治，这就为北方汉人的入闽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东汉时期，冶县更名为东侯官，省称侯官。在此驻防的军队，有一部分可能成了当地的居民。陈支平考证，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兴起，人民四处逃亡，闽中既为人烟稀少的边陲之地，不少逃亡的中原汉民，便开始批量入闽。^②特别是孙吴集团崛起于江东，为了扩展势力范围，着意向南发展，经营闽中，先后五次派遣军队入闽，更带动了大批北方汉民入闽。第一次，为建安元年（196），孙吴攻打会稽，会稽太守王朗不敌，由海路奔东冶，侯官长商升起兵支持王朗。第二次，为建安八年（203），建安（今建瓯）、汉兴（今浦城）、南平叛乱，孙吴将领贺齐进兵建安，并把南部都尉从浙江迁到建安，先后打败洪明、洪进、苑御等反吴势力，确立了孙吴在福建闽江流域的统治地位（《三国志·贺齐传》）。第三次，为建安十三年（208），孙权派余姚长吕岱为督军校尉，与将军蒋钦等共同率军人闽，消灭了会稽东冶的吕合、秦狼起义，平定东冶五县（《三国志·吕岱传》）。第四次，为吴嘉禾四年

^① 《史记》，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84页上。

^② 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235)，孙权又派吕岱督率刘纂、唐咨等进兵攻打会稽东冶的随春。在孙吴的进攻下，随春即时投降，被吕岱任为偏将军，使领其众（《三国志·吕岱传》）。第五次，为吴太平二年（257），建安、鄱阳、新都三郡“山民作乱”，吴中书令钟离牧任监军使者，镇压了建安等地的“山越”动乱，山越军首领黄乱、常惧等被逐出其部队，以充兵役（《三国志·钟离牧传》）。孙吴前后数十年用兵五次，基本上建立和巩固了对福建的统治，并建立了建安郡。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曾派将领率兵平定闽越人的叛乱，入闽通道有二：一是海路，经福鼎入闽东、闽南；一是陆路，经崇安入闽北和闽中。建安八年（203），在建安（今建瓯）立南部都尉，屯兵5万于汉兴（今浦城），1.2万于大潭、盖竹。闽中汉人日益增多。至吴景帝永安三年（260）设建安郡，辖有十个县：侯官（今福州）、建安（今建瓯）、南平、汉兴（今浦城）、建平（今建阳）、将乐、昭武（今邵武）、东平（今松溪、政和）、绥安（今建宁、泰宁）、东安（今闽南）。治所在建安（今建瓯），辖境相当今福建省。十个县中，除了福州属于闽东、东安属于闽南以外，其余八个县均属闽北或闽西北，可见福建最早开发还是闽北或闽西北。这时，汉人逐渐成为闽中人口的主体。这些入闽者，多数应是长江以南的吴人和楚人。闽东片以福州为中心，是福建最早的置县之地，表明这些中原汉人最初是由海路抵闽的。三国东吴时期，北方移民深入闽南，在晋江口设县，说明移民也是由海路而来，然后以沿海河口为据点，向各河流的中上游渐次移殖，同时也扩大自己的方言区。有的从陆路移入福建的汉人越仙霞岭，经浦城、崇安进入建溪流域，形成闽北方言区。以后逐步推进到闽中，奠定闽中方言片的基础。三国时期，还有一支移民由今江西经临川越武夷山进入闽西北，还有一